



一个人的遭遇

肖洛霍夫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一个人的遭遇

米·肖洛霍夫 著

(苏联)尤·鲁金 协助改编

菲·沙赫马诺夫

草 嬰 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一个人的遭遇

米·肖洛霍夫 著
(苏联)尤·鲁金 协助改编
菲·沙赫马诺夫
草 嬰 译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89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2 $\frac{3}{8}$ · 字数54,000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400册 定价(7)0.27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66

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

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

НАПИСАН С УЧАСТИЕМ Ю. ЛУКИНА И

Ф. ШАХМАГОНОВА

据苏联“文学报”1957年第117、118、119、121、122、123
各期译出。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。苏联公民索科洛夫，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离开幸福的家庭，参加了军。不久被俘，在德国俘虏营里过了两年非人的生活，后来逃回祖国。可是他的一家人，除了一个儿子以外，都被德国飞机炸死了，接着儿子也参加了军。敌人欠下的血债，再次燃起他复仇的怒火，使他重返前线。不料就在战争胜利的那一天，他唯一的亲人——儿子也牺牲了。这一连串的苦难，在他心灵上留下难愈的创伤。然而，苏维埃人的顽强性格，终于使他经受住各种最严厉的考验。战后，索科洛夫继续参加和平劳动，并且遇到了一个在战争中丧失了父母的五岁孤儿，他冒充他的父亲，收他做了儿子。于是父子俩相依为命，重新去建设他们的生活。

高高的羽毛般的白云。一片辽阔的草原。大路上走着两个人：一个背有点驼的男人，穿着棉袄，迈着重大的步子；他的右边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，拉着棉袄的前襟，急急地跑着。

*

*

*

在这些镜头以后，银幕上出现了片名：“一个人的遭遇”。

*

*

*

顿河上游的草原，浸浴在春天中午的阳光里。四月底或者五月初。谷地和宽滩里有青色的阴影。

顿河的宽阔平静的褐色水面，——河水泛滥，河滨的沼地也被淹没了。水面上露出一丛丛的红蹄柳和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的赤杨。一棵开花的野苹果树，一半浸没在水里。河水牵动树枝，撕下一片片粉红色的花瓣，花瓣漂浮着。

苹果花上围好些蜜蜂。听得见它们嗡嗡的闹声。有几只蜜蜂跟花瓣一起被水漂走了。

在浅蓝色的天空中庄严地飘着几朵饱满的白云。又是混浊的褐色的河水。几个水涡在旋转。一会儿不见了，一会儿又出现在下游。一棵粗壮的橡树，在阳光下有力地伸展着枝条。河水冲击着橡树的树干。

一条河滨的沙滩。

讲故事的人（安德烈·索科洛夫）的声音：“为什么生活要那样折磨我？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？……”

安德烈·索科洛夫垂下头，坐在一片倒下的篱笆上。他穿着一件马马虎虎地补过的、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的棉袄，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，一条破旧的草绿色单裤。他的旁边放

着一只軍用背囊。

砂灘上看得見他的影子和另外一個人的影子。索科洛夫正在對那個人說話：

“唉，老兄，我可吃够苦頭啦。”他把一雙黧黑的大手擱在膝蓋上，弓起了背。他抬起眼睛來。這雙眼睛沉浸在極度的悲痛中，充滿絕望的憂郁，叫人不忍看見……

他從坐着的籬笆上折下一條彎曲的枯枝，默默地拿它在砂土上畫了一陣，畫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圖形。

索科洛夫從褲袋里掏出一只卷得像管子似的、紅綢做的破舊烟荷包，把它解開了：

“咱們來抽抽辣烟草吧。”

烟荷包的角上綉着一行字：“送給親愛的戰士，列別江中學六年級女學生贈。”

索科洛夫就心地回頭看看：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，在離他兩三步的砂灘上玩着。孩子穿得很簡單，但是料子很講究——一件舊的薄羊皮里子的上裝，前襟長了些，不過很合身，一雙舒服的小皮靴。

“凡尼亞！”

男孩子走過來。索科洛夫拉住他的一只手：

“噯——噯！你的手怎麼這樣冷啊！天氣這麼暖和，可你凍着了嗎？”

凡尼亞靠在他的膝蓋上，驚奇地揚起兩條淡淡的眉毛，用一雙天空一樣清徹的藍眼睛，望望他的臉說：

“我一點兒也沒有凍着。手冷么，因為我扒過砂泥了。”

索科洛夫呵呵他的手，親熱地抓住他的肩膀，把他轉過身去，輕輕地推了推說：

“去吧，好兒子，到河邊玩去，在大河旁邊孩子們總可以找着點兒什么的。可得留神，別把腳弄濕了！”

他用眼光送走孩子，卷了一支烟，吸起来。低声地咳嗽着。

“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。我是沃龙涅日省人，1900年生的。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，是在基克维泽师里。在饥饿的1922年，上古班给富农当牛马，总算没有饿死……”

他用力地抽着烟。土烟草的烟遮蔽了他的脸，身体，整个银幕。

*

*

*

白云飘翔着。下面是一片成熟的黑麦田。淡淡的云影在田野上移动。一只云雀在鸣啭。云雀忽上忽下，在蓝色的天空中逍遥自在。

田野路上出现一个人的身形。身形在近起来。年轻的安德烈·索科洛夫，穿着一套很旧的、颜色褪得发白的红军制服——布琼尼帽、军便服、马裤、短统皮靴。肩上揹着一条棒，棒上挂着一只木头的工具箱。

在低地上，隐隐约约地望得见一条围着柳树的小溪，那边有一个村庄。小山上有一座教堂，再过去又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

安德烈站在村子里一座小屋的前面。窗子都用木板交叉地钉住了，篱笆毁坏了，草屋顶倒塌了。小屋的门打开着，高高的幕麻从门廊里探出来。

白云移动着。云影飞过村子的上空，飞过村子里长长的、空荡荡的街道。安德烈揹着工具箱，在街上迈着大步。

在一座坟山的周围，在丁香花和接骨木丛里长着野芝麻。安德烈站在坟墓旁，工具箱放在脚边。

安德烈打开工具箱，取出一把斧头。

斧头砍击的声音。安德烈的脚边放着一个十字架的竖木和横木。他在削下面的一条横木。①新鲜的木屑往地上落着。

① 按正教的规矩，十字架是由一条竖木、两条横木构成。

*

*

*

斧头砍击的声音。新鲜的木屑往地上落着。一块木片落在安德烈的工具箱里。工具箱放在一架梯子的旁边。梯子靠在一座还没有造好的房子的墙上。

木工合作社正在造房子。安德烈爬在梯子顶上装着檐板。一群城里来的少年人望着他。其中有一个姑娘，站得稍微远一点。安德烈快乐地回头向她瞧瞧。他向她点点头：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，是来接收房子的吗？美人儿呀，这住宅我们可不是为你盖的吧？不是为你爸爸盖的皇宫吧？”

“不。我是从儿童保育院①来的。我们只是来瞧瞧。”

安德烈脸上的微笑不见了。他用斧头敲击着。随后，换了一种神气，仔细地瞧瞧姑娘的脸。

*

*

*

他们两人在城郊走着，沿着围墙。安德烈说：

“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妹妹……”他对姑娘瞧了一眼，“她跟你同年……也都死了。是饿死的。”

伊林娜垂下头走着。

“我也只剩下自己一个了。走遍天下，也没有一个亲人。真奇怪，命运还是让我碰到了你，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兒了。要是你不走到房子旁边来，咱们就不会碰到了……”

伊林娜一边听，一边瞧着他的眼睛：

“你要我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要你陪我一辈子。”

*

*

*

索科洛夫的声音：“旁人看来，她也不见得怎么样出色，但是要知道，我可不是旁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对我来说，

① 儿童保育院或称儿童之家，是收养孤儿的机构。

天下沒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，过去沒有，將來也不会有！”

索科洛夫坐在倒下的籬笆上，吸着土烟草。在他的影子旁边是对談者的影子。

“往事就像那迷失在远远的霧中的草原。早晨我出来的时候，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；可是走了二十公里，草原就給烟霧籠罩了，从这边望过去，已經分不清哪兒是树林，哪兒是草丛，也分不清哪兒是耕地，哪兒是草地了……”

*

*

*

在一間虽然狹小、但是收拾得很干淨的房間里，伊林娜正在做飯。她走到窗前，向黑暗里望望，又动手做飯。搖籃里睡着一个孩子。伊林娜拉拉被子。小孩子睜大一双眼睛。她对兒子瞧瞧。她向搖籃边低下头去，哭了。孩子不知为什么很高兴，揮动双手，笑了，嘴里吹着泡泡。

嘎吱一声，鉸鏈松动、木板歪斜的門打开了。安德烈走进来。他喝醉了。

“安德留沙！”伊林娜向他冲过去。“今天怎么这样晚啊？”

“‘晚’，‘晚’……”安德烈惡狠狠地打断她說。“拿斧头干活兒，可不比拿炉叉通通炉子。要是真的来晚了，那你該已經把吃的东西弄好了。”

伊林娜把凳子推攏到桌子边，讓安德烈坐下。她在他面前放了一鉢子菜湯，切了一大块面包。安德烈吃着。他仿佛沒有看見她似的。伊林娜一边搖搖籃，一边瞧着他。

安德烈站起来。他身子向牆壁搖晃了一下。伊林娜扶住他。

“哼，走开……”

安德烈向床边走去。伊林娜又走到他跟前，扶他在床上坐

下来，給他脫上衣，脫鞋子。嘴里囁囁地說：

“安德留沙，你靠牆睡吧，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滾下来的。”

他用沒有表情的眼神瞧着她的臉，笨重地橫着身子躺下来。

孩子睡着了。安德烈睡着了。伊林娜用一只手輕輕地撫摩着他的头。

早晨，伊林娜弄醒安德烈：

“該起来了，安德留沙。是时候了……”

他向她瞧瞧。看得出，他的眼神在變得明亮与温和起来。

安德烈坐着，用一双又大又黑的手撐住桌子的边。伊林娜把一条酸黃瓜放在桌上，又在一只車料的小玻璃杯里倒了一杯伏特卡。

“喝这一杯解解酒吧。只是別再喝了，我的好人兒。”

安德烈喝完伏特卡，吃着黃瓜。他站起身来。

他拿起酒瓶和杯子。他的眼睛接触到孩子的天真快乐的眼光。安德烈沉思起来。他拿空杯子向酒瓶碰了碰，沒精打采地对兒子眨眨眼睛。孩子哈哈大笑。

安德烈抱住伊林娜，吻着。他輕輕地推开样子很严肃的伊林娜，兩手放在她的肩上說：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伊林娜，昨天我对你太粗暴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干活很不順利。我决定要改行去当司机了……”

索科洛夫的声音：“我的伊林娜真是个好女人！又快活，又温柔，又聪明，又体贴，我可实在配不上她。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，也許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。”

接二連三地駛近来的卡車的声音。汽車庫。在給司机們发工錢。安德烈手里拉着小小的兒子走过来。他把工錢放在兒子的大衣口袋里，扣上口袋的鈕扣。他們向出口处走去。

出口处聚集着一堆司机。在这兒，領头的是臉孔闊大、身体强壮的克雷日烏夫。身体衰弱、神情严肃的謝密奇金在旁边走过：他生着一張善良的、若有所思的臉。

“喂，謝密奇金，教徒！”克雷日烏夫喊住他。“咱們开單去！”他向街道轉角处的酒店那边点点头。

“今天我不行，”謝密奇金回答。

“今天他不行！”一个頭髮蓬乱、面孔骯髒的司机露出牙齿，大声說。“他几时說过行啊？他得积点兒錢，到教堂去买蜡燭，贖贖罪孽。”

謝密奇金加快脚步。

克雷日烏夫看見安德烈，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膀：

“对了，索科里克① 是不会反对去喝一頓的。”

安德烈微笑着說：

“从来没有过。”

克雷日烏夫摟住他的肩膀。

“狗熊！別不小心把人家压死了，”安德烈笑着說。

大伙吵吵嚷嚷地向小館子走去。

司机們坐在几張小桌子旁边。在每只剩有些伏特卡的玻璃杯前面，放着几大杯啤酒。一張張喝得又紅又热的臉。安德烈的膝盖上坐着兒子。安德烈喝干唯一的一杯啤酒。他站起来。

克雷日烏夫向他圓睜着一双眼睛：

“安德烈！你这算什么呀？”

安德烈把杯子翻过来：

“够了。”

頭髮蓬乱、面孔骯髒的司机張开嘴巴。

克雷日烏夫大声嚷道：

① 俄文“索科里克”是小鷹的意思，跟“索科洛夫”声音相近。

“孩子們！索科洛夫要出家了。瞧吧！謝密奇金把自己的信仰傳給他了。滾吧，你这个教徒……”

安德烈對面孔骯髒的司機說：

“弟兄們，我家里人口多。沒錢再喝酒了。我得蓋一所房子……”

“相信他的話！……”克雷日烏夫大聲罵道。“他是在這兒念聖母頌啊……”

面孔骯髒的司機皺起眉頭，聳聳肩膀說：

“咱們走吧，安德烈。”

他們一起向出口處走去。

“哼，你也敢。真是馬兒走到哪兒，蝦米跟到哪兒。”克雷日烏夫抓住面孔骯髒的司機的領子，把他拉回來。他給他在大杯子里倒了伏特卡，又灑上些啤酒。“對這種人懲罰是很快的。”

*

*

*

索科洛夫的聲音：“又過了十年，也沒留神時光是怎么過去的。過得就像做了一場夢。嘿，十年算得了什麼！你可以隨便問問哪一個上了年紀的人，他可曾發覺日子是怎么過去的？一點也不會發覺的！”

一個明朗的夏日。伏羅尼士郊外的一條街。遠處惹眼地現出一所嶄新的、有庭園的小房子。伊林娜把兩只小羊趕進房子的大門里。房子上靠着一把梯子。梯子旁邊站着安德烈——只穿一條長褲，沒有穿襯衫，肩上搭着一條毛巾；還有兩個小女學生。大家仰起頭，向上望着。梯子上站着十七歲的阿拿多里，手里拿着一罐油漆，用毛筆在牆上的一塊木板上寫着：

安·伊·索科洛夫之家。

當阿拿多里寫字的時候，做父親的瞧瞧伊林娜。她在門口

站住了，向安德烈回过头去。他說：

“怎么样，美人兒，你不是来接收房子的吧？难道这住宅不是为你盖的嗎？不是为你孩子們盖的宮殿嗎？”

伊林娜也开玩笑說：

“我是从兒童保育院来的。我們只是来瞧瞧……”

看見安德烈流露出感激和爱情的眼光，她又說了一句从前說过的話：

“你要我干什么呀？”

安德烈回答說：

“我要你陪我一輩子。”

木板上又出現了一行字：

田野街№……

“№”这个記号写得特別大，特別賣力。

“好邻居！”

大家应声回过头去。阿拿多里停止干活。

頭髮花白、鬍子很长的伊凡·季莫斐耶維奇走过来。他一只手拿着木匠用的工具。另外一只手藏在背后。

“我来把房子最后加加光。还給你們帶來了一个消息。”他像玩弄什么阴谋似的向阿拿多里使了个眼色，笑着說。“瞧吧，一下子看得出来——爱上这玩意啦。这个號碼記号写得可漂亮……快下来吧，英雄。”

阿拿多里从梯子上爬下来。

伊凡·季莫斐耶維奇遞給安德烈一張翻开的报纸，指指报上的一張照片，——那張照片一眼看得出是阿拿多里，——又指指一个标题：“有才能的少年数学家。”

安德烈念着标题。

“伊林娜！”他叫道。

伊林娜跑过来，从丈夫的肩膀后面伸过头，看了又看。她啊呀地叫了一声，兩手抱住胸脯。

阿拿多里看了看报纸，把油漆罐也落掉了。大的一个女孩子向他扮了个鬼脸。

安德烈小心翼翼地折好报纸，用幸福的眼光对老婆和兒子望了好一陣。

“瞧吧，亲爱的邻居，木匠华西里耶夫給你們帶來一張怎样的报纸啦，”伊凡·季莫斐耶維奇說。

“伊凡·季莫斐耶維奇，你給我們帶來了一張可爱的报纸，”安德烈回答。“我們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啦……”

他翻弄折好的报纸。看得見他那双又大又黑的手。报头，期数和日期：“№145，1941年6月22日”

*

*

*

索科洛夫的声音：“就在这时候，战争发生了。”

月台上挤滿送行的人。軍車載着上前綫去的人，准备出发。

謝密奇金整整不合身的軍服，尷尬地笑着。一个披大圍巾的老太太——他的母亲——拿系在帶子上的圣像为他祝福，接着解开軍服領子，把圣像挂在他的脖子上，又給他画了个十字。

安德烈也穿着軍服。两个女孩子拉住母亲的手，她們的眼睛里閃耀着泪珠。阿拿多里站在父亲旁边，抽动肩膀，好像怕冷一样。

伊林娜的嘴唇肿了，头髮从圍巾里散露出来，眼睛渾濁而沒有表情，好像一个神經失常的人。

听得見口令声：“上車！”

机車的汽笛声。

伊林娜扑在安德烈的胸上，双手紧紧地勾住他的脖子，渾

身哆嗦，好比一棵剛砍倒的樹。

安德烈勸她說：

“堅強些吧，我親愛的伊林娜！你就對我說一句告別的話吧。”

她一邊嗚咽，一邊勉強地說：

“我的……親人……安德留沙……我們……今世……再也……不能見……見面啦！……”

克雷日烏夫不慌不忙、懶洋洋地在旁邊走過。他穿著軍裝顯得越發魁偉神氣了。他那個頭髮蓬亂的朋友，穿著日常穿的衣服，在給他送行。克雷日烏夫一隻手放在索科洛夫的肩上，但沒有站住，說：

“不要胆怯，索科里克。你得像一頭鷹啊。”他繼續向前走去。

安德烈只瞧着伊林娜。他對她說：

“聽我說！我跟你們分手也很難受啊！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春餅。”他用力拉開她的手，按住她的肩膀，把她推開。

伊林娜一連后退三步，又伸出雙手，一步一步地向他走去。安德烈嚷道：

“難道人家是那麼離別的嗎？你干什么不等我死就給我送葬啊？”

哨子聲。機車的尖銳而冗長的汽笛聲。

安德烈看見伊林娜瘋瘋癲癲的樣子，又匆匆地抱了抱她，向指定的車廂跑去，在車子開動中跳上踏板。

列車慢慢地在月台旁邊移動。謝密奇金已經收起笑容。他用手摸摸扣住的軍服領子。他的老母親站在月台上，摸弄着圍巾的梢頭。

兵士們從車廂里探出頭來。克雷日烏夫強壯的肩膀和闊大

的臉突出在他們的頭上。他對站在月台上的頭髮蓬亂的朋友揮着手：

“過幾天再見！等我們勝利歸來！我們對法西斯的懲罰是很快的！”

“那邊見！”頭髮蓬亂的朋友大聲叫道。

安德烈在親人們的旁邊經過。孩子們擠在一塊，揮着手，勉強裝出笑容，伊林娜兩手抱緊胸部，兩片蒼白的嘴唇喃喃地說着些什麼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安德烈，整個身體向前俯沖，仿佛要頂着狂風開步走去。阿拿多里扶住她。伊林娜的眼睛睜得老大，充滿淚水。

列車在加快速度。車外的景色向後飛馳，被煙霧遮住。

*

*

*

索科洛夫坐在籬笆上，眼睛望着前面。一雙死氣沉沉沒有光彩的眼睛。兩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，還有下巴和剛毅的嘴唇也在哆嗦……他試着卷一支煙，可是報紙破了，煙草都撒在膝蓋上。最後，他勉強卷成一支，吸了几口。

他竭力克制住激動，用一種變得異樣的嘶啞的聲音說：

“就是到死，就是到生命的最後一刻，我也不能原諒自己，為了當時推了她一下！……”

*

*

*

汽車營的掩蔽部。兵士中有人在吸煙；有人背靠牆壁，兩手抱住頭，眼睛望着前面的什麼地方，在想心事；有人在聽人家談話。克雷日烏夫在擦槍。政治指導員看着他干活。謝密奇金在寫信。安德烈在打瞌睡。

炮彈的爆炸聲。又是一個——更近些。一道道的灰砂從鋪板縫里撒落下來。安德烈張開眼睛。

謝密奇金帶着和善的微笑向他回過頭去：

“我真弄不懂你，索科洛夫。你常常收到家裡來信，可你

自己却难得写封回信。”

“又有什么可写的呢？”安德烈回答。

“有的。可是你老写些什么呢？你总是写，一切平安，有些小接触，现在虽然退却，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，到那时就要讓德国佬尝尝滋味了……就完了。”

“照你说来，还有什么可写的呢？日子那么沉闷，根本没心思写信。再说，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，喊怨叫苦；最看不惯那种黄口小儿，他们天天眼泪鼻涕，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，很痛苦，又担心被敌人打死……”

“你这是在说谢密奇金吗？”政治指导员问。

“我是说那些人，他们不想了解，那些倒霉的婆娘和姑娘并不比我们舒服。整个国家就得依靠她们了！她们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倒呢？可是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膿包，还要写那种诉苦的信——这好比拿一根木棍，敲着劳动妇女的腿。不行！你既然是个男人，既然是个军人，就得忍受一切，应付一切，如果需要这么说的话。”

“是——的……”克雷日乌夫拖长声音说。“你不写信去，老婆就不会等你了。”

一个年轻的兵士两手抱住膝盖坐着，下巴靠近膝盖。

“我的老婆会等的，”他若有所思地回答。

“傻瓜，”克雷日乌夫批评说。

一个身体瘦小、鼻子翘起的非常年轻的指挥员，仔细瞧着安德烈。

“你不写信，家里会想念的，索科洛夫，”他说。

政治指导员问克雷日乌夫说：

“嗯，怎么样？想过吗？申请书写了吗？”

克雷日乌夫没有停止手头的活儿，说：